

> 世相

不打扰的温柔

□ 谢琼梅

前几天,在下乡的途中,当同一个工作组的小杨说起他和我曾经的同学兼好友萍是同村人时,我立即向他打听了萍的近况。

他说,萍一直在省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工作几年后和同校的一名男老师结了婚。逢年过节,两人总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看望留在老家的父母,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可是婚后几年,萍却一直未能怀上孩子,为此一家人操碎了心,萍的母亲更是常常暗自落泪。更令人悲伤的是,一年前,萍的丈夫突然因病离世,留下萍一个人独自承受失去爱人的苦痛。听完萍的遭遇,我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闷闷的,沉沉的。那天下午,车子在乡间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田野一片接一片地后退,我却在那些话语里久久回不过神。脑海中浮现出萍的样子——还是二十年前那个爱笑的女孩,如今却要独自面对这样沉重的命运。

二十年前,高中同班同学萍和我一同考进了同一所大学的不同专业,又恰好住在同一幢楼里。那时只要有空,我们就会经常在一起,慢慢地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大学四年,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一起阅读、探讨文学作品;一起到街头小巷吃小吃、买衣服;一起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曾相约要当一辈子的好姐妹,也相信会一直在一起,可是后来,还是慢慢地走远了。毕业后,她留在了省城教书,我则回到了老家的镇政府工作。刚毕业的那两年我们还经常联系,可是后来因忙于工作和生活就慢慢地失去了联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过得还好,没想到她的人生却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晚上,怀着对萍的牵挂和担心,我从微信上给她发了一条“你还好吗?”的信息,并耐心地等待她的回复。我一边看书,一边时不时地看看手机。可是一直都没有收到萍的回复,心里不免有点淡淡的失落。这么多年不联系,她也许早把我忘了——我开始自嘲。可是她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我又立即否定。或许她正沉浸在悲伤中,不愿与人交流?或许她觉得苦难无需向别人诉说,只想独自消化?或许她早已不是当年的她,不知如何面对昔日好友的关心……我就一直这样在心里设想着各种可能。突然,我想到

了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灰暗时刻:和曾经的恋人分手时、自己晋升职级失败时、工作受挫时,也只想一个人独自舔舐内心的伤口,也害怕别人特别的关心。突然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轻易的“还好”,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走出痛苦的方式,不去打扰她或许就是对她最好的关心。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默默地祝福她,祝福她早日走出生命的冬天,一步一步迎来自己的春天。

是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时候,最温柔的关怀不是狂热的呵护,而是懂得“不过问”。那种不打扰的静默,反而能成为一种深沉的守护,一份难得的温暖。

我没有再给她发第二条信息。窗外的月光静静洒落,它不问世间的悲欢,只是温柔地照亮。或许,真正的关心就是这样,在他人陷入悲伤时,送上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



《晨光中的上沅完小》(油画)

杨云杰作

> 闲话

麦子

□ 徐斌会

写给小麦,似乎每一个字,都是一粒金黄色的意象,都有梦想。写下麦子,就是写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生都在大地上耕种麦子,最后都成为了麦子;也是写我自己,已经在外几十年,却至今还没有走出那片种麦子的土地。

写下一株株的麦穗,在火热的季节里演绎与人间的亲近,对人类的延续繁衍功德无量,恩重如山。

写下一颗颗麦粒,以被人咀嚼和吞咽的方式,滋养着人的生命,满足着人的食欲,维系着人的生活品质。

写下一颗颗麦种,在土地的滋养里生根发芽,分蘖,长成数十株麦苗,再结下数百颗籽粒,只等雨水和阳光的临幸,只为我们的存活。

写给脚下的厚土,让种子迎接风迎接挑战,孕育出高于土地的恩情,养活着我们,也养活麦子。

写下字字句句的情感表达,在这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那大气磅礴的丰收诗篇,布谷鸟的叫声里,藏着一个幸福的心灵,也飞翔着一个崭新的希望。

写下的每一穗,都是大地上最健康的肤色,亮丽在我们的瞳孔里,让我们从她浓郁温馨的气息中,触摸土地不朽的光芒。

每一穗都暗含了我们的灵魂,都成了我们的幸福。

写下每一粒麦子,都拥有大半个苦难的人生,无论风里雨里,它们都在想,将身体里的水分挤干,向阳光证明,自己心中的坚实与饱满。

其实,麦子是泥土的孩子,它催开所有坚硬的骨头,在阳光下储备能量,在布谷鸟高唱的喉音里抽穗、拔节,在滚烫的汗滴上算着收成。

二

经历过最初的播种和阳光雨露的滋养,也经历了寒冬漫长的煎熬,六月的麦子,脱去最初的绿装,将自己丰富起来。

满身贵气,在阳光下,溢出万道金光。

是农人心目中最美的画卷,更是一首丰收的诗,游走于其间,你的心中荡漾着一个麦香四溢的美梦,在这样如诗如画里行走或沉思,目光的每一次触碰,都是一次幸福甜蜜的汹涌澎湃。

小麦黄了。是的,小麦黄了的时候,大地上遍布黄金。这些涅槃的精灵,集体站在田野上,列队整齐,等待检阅。此刻,颗粒归仓,藏着无数人心中最后的安慰。

小麦黄了,那是喜悦的风浪,让大地在人们心目中再一次汹涌澎湃,骄傲自豪。

这是麦子在走过风风雨雨二百五十多天后迎来的大考,也迎来了收获。

多想此刻,以麦子的形态,替母亲添柴烧饭,哪怕被倒吹的炊烟熏出泪花;多想列队挺立,把深情的田野打量,顺着麦子的方向,寻找父亲的样子;多想自身就是一株麦子,目视乡土炊烟袅袅;一根麦秆,就是攀登天空的阶梯。

母亲啊!是你在一茬一茬的麦茬之上包扎着我生活的伤口。父亲啊!再好的镰刀,也快不过收割机的嚓嚓声响。

是你们,让麦子高过所有的头颅,以站立的姿态,张扬着卑微的力量。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映射成麦子金黄的光芒,令过去的日子纷纷回头,以沧桑的面孔,撩响我心里最炽热的部分。

三

对于一个个农人来说,麦收获的是麦子,收藏的却是喜悦。

走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光,每一株麦子和每一粒麦穗,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脱去曾经的绿装,麦子穿上高贵的黄金衣,一粒粒的金黄里,藏着喜悦的源泉和幸福的大浪。

麦收,是辛苦的,也是喜悦和幸福的。你看,那些随风翻动的心灵,走过一望无际的田野之后,阳光下,月光下,麦粒的高山上,都堆积起他们心中的喜悦和幸福。

我能理解每一粒麦子,和每一个农人的内心,就像我理解我的父母,理解他们和麦子的情感、理解我自己一样。

其实,我就是麦子给的,和这麦子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情丝,牵绊一直都在。也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回回,走出走进,都变成了麦子……

就像父亲的兜里常揣一把麦子,没事就掏出来端详,像是要看透麦子的灵魂。

因饱满而害羞,但到处都是信仰。

> 诗苑

那些花儿

(组诗)

□ 简芯

低矮的植物

昨日寒凉
仿佛不曾来过
草地又托出一朵白花
微俯含笑
这小小的激荡之心
秋日里存活,唯草木知

草色依旧连绵
紫薇、木槿、石榴的枝头
再无一朵喧哗
让人愈发怜惜这低矮的温柔

素白的翅膀
风一吹,便轻扬起来
看,低处的飞翔
更加持久,更加明亮

花未眠

再见合欢,是在秋天
一夜风雨,青色荚果落了一地

川端康成写道:
“恰是凌晨四点醒来
始知花儿是不睡觉的”
彼时窗外确有海棠
据说盛放如烛
而我只想起,初见合欢花时
花开浓密
你往我发髻上插花

暗香

室外的光影投在墙壁上
灰色的墙面生出小小的花朵
一阵微风,绿色的窗帘
有流水漫过卵石的声音

如若一直这样,用生活的一半
来偿还债务,也未尝不可
纵然战栗,委屈,疼痛
也尚可医治,尚可医治

自己是治愈自己的药
在这虚无的人间啊
如窗帘掀起时
那阵不知来处的香

清欢

那些鸟儿不知疲倦
从一棵桂花树到另一棵桂花树
叫声清亮,把晨光
衔来衔去

桂花轻轻落,轻轻落在肩头
哦,当此时
我也有,为爱永不枯竭的心

伸出手,握住枝叶间
漏下的晨光——
给你写未尽的信
露珠如灯盏
收信人如草叶